

快乐 回归线

张仲英 著

哈尔滨出版社

快乐回归线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张仲英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快乐回归线 / 张仲英著. — 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
2001.5

ISBN 7-80639-505-9

I. 快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2246 号

快乐回归线

Kuaile Huiguixian

张仲英 著

哈尔滨出版社

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

邮政编码: 150006 电话: 0451-6225161

E-mail: hrbcbbs @ yeah.net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 字数 260 千字

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~5 000 册

ISBN 7-80639-505-9/I·154

定价: 19.5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 0451-6225162



1

晚报记者杨梅送李冰兰到快乐园诊所时,李冰兰已奄奄一息。

这个脸上身上都是紫青伤痕的女孩,是杨梅主张送到这里来的。

快乐园诊所的所长欧阳月,是市里有名的中医妇科大夫,又是不计报酬愿意奉献爱心的人,只要是女性求治,即使付不起诊费,她也收留。眼下的李冰兰伤情严重,身上却没有一分钱,不送这里又送哪里呢?

欧阳月也认识杨梅。

这个晚报记者不仅能写出一流的好文章,而且对女性问题也很热心。一年多来,她送来的患者大姑娘、小媳妇、老太太也有四五个了,都是身无分文的。杨梅说,送到公家医院费尽口舌也不收,总不能看着咱们女同胞遭难,只有让您费心了。





李冰兰的眼睛肿成一条缝，下身的血水渗透了外裤。

杨梅指着她脸上的紫痕问欧阳月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欧阳月说：“这是烧烫的，像是烟头。”

她一边说一边解开李冰兰的胸衣，发现两个乳房和乳房周围布满了圆紫色的焦痕，略数竟有几十个。

“是谁这么残忍？”杨梅细眉高挑，眼睛瞪得溜圆。

“你来看这下身流血是怎么回事？”

欧阳月说：“那血倒不是伤，她正来月经。”

她说到这儿，叫来一个圆脸的护士：“晓凡，你给她全身擦一擦消毒，如果她醒来，再到厨房弄点流食。”

欧阳月麻利地处置完，招呼杨梅说：“走吧，大记者，忙乎大半天了，来喝点水吧。”

杨梅跟着欧阳月上到了二楼，来到她的办公室。

欧阳月的办公室宽敞明亮，很有女性味道。

窗帘、沙发罩一色雪白，双人床般大的桌子是红亮红亮的贴面。桌子后侧有一个冰箱，正前方有一套电视录放设备。装修过的墙壁有两幅字画。字是隶草，上书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借秋风”，画是粗竹，绿绿的杆，绿绿的叶，交织簇拥，浑厚清爽。

欧阳月总是那样不慌不忙，举止优雅耐看。虽然她已近五十岁了，但肤色细腻白皙，皱纹不细看竟看不出，也就是四十出头的样子。

杨梅想，她年轻时一定相当美丽。

“你是在哪发现她的？”欧阳月很随便地问。

“在江桥下。”杨梅开始解释。

“一个读者举报，说早上晨练时，看见桥下有一个女子，像



死人一样躺在那里，他近前用手指探探鼻孔，还有气，就给报社打了电话。我叫了一辆救护车，又给附近派出所挂了一个电话报警，就赶紧过去了，刚一看见她，吓了我一大跳，全身上下到处有血，太惨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她叫李冰兰？”

“我想知道她是谁，是谁把她伤成这样，但她昏迷不醒，只好翻她的包，包里除了化妆品就只有手纸、手绢了，我又翻她的衣兜，最后在拉锁的裤兜里发现了她的身份证。”杨梅说着把手中的身份证递给欧阳月看。

“文景路 118 号？”欧阳月沉思。

“这是她家的地址？还是她父母的地址？”

杨梅摇头：“警方很快就能过来调查，我把我的传呼给他们留下了。”

她又问：“凭你的经验，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欧阳月说：“即使不是陪酒小姐，也是一个生活作风很有故事的女人，因为她的下身糜烂严重，我诊断她有淋病，这都是长时间带菌不洁引起的。”

杨梅说：“我想跟踪报道这件事，一会儿回去我就向总编汇报。你看……”

她说到这儿，不好意思地一笑：“我总给你找麻烦，心里不安，是不是还是捡起去年的话题，给你写一篇长一点的专访？”

欧阳月说：“我知道你的意思。但我的想法是不想让自己成为新闻人物。我做的这些事就和你做的这些事一样，都是发自内心愿意做的，没有利益追求，这你能相信吧。”

杨梅感觉，欧阳月想的是和自己一样。救这些弱者真的不图什么，就是觉得应该帮助她们。



难道社会向前发展了,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下金钱关系了吗?

去年“三八”节前,报社策划搞一组宣传公益事业先进人物的系列报道,其中人选就有欧阳月,但杨梅去采访她时,被她婉拒。

杨梅觉得她很特别,诊所从不宣传却患者盈门,欧阳月在市里很少出头露面,但知道她的人却占了半个城。

特别是女性妇科病的患者,一说看病都先去找她。她是不管开刀做外科手术的,但不少人都是咨询她后,才决定是保守疗法,还是手术疗法。

杨梅觉得欧阳月是个谜,她越是不愿意接受采访,杨梅越是想了解她的一切。她决定先告辞,李冰兰的稿子必须今天得交上去。

杨梅放下矿泉水瓶,站起身:“欧阳所长,我先回报社,李冰兰就交给您了。”

欧阳月说:“放心吧,我会照顾她的。”

看见杨梅额头有细密的汗珠,她又嘱咐她说:“你出汗了,擦干再出去,外面风大别感冒啦。”

杨梅觉得心里很温暖,她觉得她很像自己的大姐姐,又善良又体贴,她摆摆手说:“我明天还会来。”

下午,李冰兰醒过来了,但她只是流泪,什么话也不说。

市刑警队的两个侦察员来了半天了。

这会儿正犹豫着,是继续问还是明天再来。

欧阳月对那个叫姜力的侦察员说:“她的牙齿被打掉了好几颗,舌头都硌破了,说话很吃力,你们明天再来吧。”

姜力他们决定先回去。



走之前,姜力对欧阳月说:“您是女的,又是大夫,她有些不好说的话,可能会对您说。现在重要的是先把犯罪嫌疑人找到,她要是能说清姓名住址就最好了。”

欧阳月说:“我们先试试看,她要是想说话,慢点说还是可以的。”

姜力他们走了,欧阳月看了看李冰兰的几处伤口,帮她拉拉被子,说:“你就安心在这养伤吧,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。”





从S市开过来的火车已经进站。

欧阳月和苏晓凡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个走出检票口的人。

快过春节了,探亲的、会友的、在外打工的、上学的都纷纷奔回家来了,大包小包的,不时见有人拥上去围着一个又一个亲人。

“妈!”还是苏晓凡眼力好,最先看见一团团人群中的赵玉芝,她回头招呼欧阳月:“所长,我妈在这儿。”

欧阳月大步迎过来,盯盯地看了赵玉芝一会儿,突然泪水涌出来:“玉芝,你怎么这么瘦?”

赵玉芝的眼圈也红了,她习惯地捏了捏欧阳月的胳膊:“别这样,不是见面了吗?”



苏晓凡已经将赵玉芝随身携带的东西，都放在出租车的后备箱里了，欧阳月和赵玉芝坐进车后的长座上。

“师傅，请你开慢点。”晓凡对司机说。

“妈，你看这夜景多美。”

北方的冬天，不到六点，天就已经全黑了。城市的夜景里，灯光成为了主要的角色。高高的楼群霓虹灯闪烁，笔直宽敞的马路，两边路灯齐亮，临街的大商场都未关门，商场内外灯火通明，琳琅艳丽的商品五颜六色地吊挂在大玻璃窗上下。

“时间过得真快，离开这个城市已经三十年了。”赵玉芝望着窗外喃喃地自语，声音中充满叹息。

“提前退休的事都办好了？”欧阳月关切地问。“校长最后同意了？”

“最后不得不同意。农场有文件，凡是满三十年工龄的老知青，都允许提前退休。”

欧阳月舒了一口气，拍了拍老同学的手：“结局总算还不错！”

“东明还没回来？”赵玉芝急着问：“他应该是大学四年级了吧？”

“对。”欧阳月这才又想起了儿子，“他说他在北京直接找了一家医院实习，春节不想回来了。”

“让他回来吧，我特别想看看他。”赵玉芝说着眼泪突然大颗大颗地落下来，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擦着眼睛说：“也许是老了，心一酸眼泪就出来。年轻时，咱们那么苦，可谁都不哭。”

回城上大学前，欧阳月曾将私生的东明，留给农场已结婚的赵玉芝抚养七年，东明该上小学时，她才将孩子接到自己的身边，东明管赵玉芝也叫妈妈，赵玉芝待东明一直视做己出





的亲儿子,这份感情作为也是母亲的欧阳月特别理解。

“晚上我打个电话就说你来了,让他春节一定回来。”

赵玉芝说:“别太勉强他,我又不是住一天半天的,让他自己安排吧。”

欧阳月拍拍赵玉芝的手算是回答。

她俩下乡前,是一个班的同学,下乡后又分到了一个连队,床铺挨着床铺六年,到赵玉芝结婚时才分开。

尽管后来的经历大不相同,但是她们之间的习惯动作一直没有变,欧阳月愿意拍赵玉芝的手,赵玉芝愿意捏着欧阳月的胳膊,很多语言都在这一拍一捏中完成,她们之间的理解从来未错过。

诊所很快就到了。

欧阳月指着二楼最里间的一个套房说:“玉芝,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。”

里间屋有一张双人大床,有电视,有冰箱,卫生间很大,有电热水器、浴盆,靠梳妆镜下有一台全自动洗衣机。外间屋靠墙有一排书柜,一张写字台,一套长沙发,一把老板靠椅。

“欧阳,这房间太大了,有一间屋就够了。”赵玉芝看完了这一切,坐在了沙发上。

“你和晓凡两人住,不大。这里是我家,也是你的家,你就安心地住吧。”

苏晓凡把所有的包都拎上来了,她麻利地把包打开,衣服挂在衣柜里,零碎的东西都放到壁柜里。

“妈,这是……”苏晓凡突然看见一个木制的盒子露出来。

赵玉芝赶紧走过来,怕撒了似的把盒子端在手里:“这是你爸爸的骨灰盒,我把他也带来了,离得太远我不放心。”



欧阳月知道，赵玉芝和生前的丈夫苏国忠感情非常好，苏国忠脑溢血猝死后，赵玉芝曾病休了半年。

欧阳月说：“星期天，咱们一起去火葬场，把骨灰盒放那儿吧，你愿啥时去看，啥时去看。”

赵玉芝点头：“我们家老苏就是挨累的命，一辈子净吃苦了，在基层连队当队长一当就是二十多年，总场刚要调他去当副场长，还没报到就突然不行了……他是累的呀！”

欧阳月心疼地感慨地望着赵玉芝。

说老苏苦，其实她更苦，当年的知青全都返城了，因为她和老苏这个“坐地户”结了婚而留在了农场。

她的苦显现在她的脸上身上，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像六十岁，这会儿的赵玉芝，哪还有当年漂亮的“黑牡丹”的影子，哪还有唐诗三百首倒背如流的风采，无情的岁月淹没了她的才情美丽，如今她的容貌，与农场风吹日晒的妇女一无二样。

“你的病怎样了？”欧阳月见苏晓凡到冰箱那边放骨灰盒去了，小声问赵玉芝。

老苏死后的第三年，赵玉芝得了乳腺癌，左乳切除，她当时告诉欧阳月，手术做得还不错。

“你寄给我的方子，我一直坚持抓药服用，我看是维持住了，没有发展的迹象。”

欧阳月不放心：“可你怎么这么消瘦？”

“这消瘦也不是一年半年了，自从老苏走后，我一直这样，放心吧，一半会儿死不了。”赵玉芝挺直身，拍拍胸膛，又继续说：“你这儿比我想像得好多了，我还想多活几年呢，你得教教我换个活法。”

欧阳月说：“这里就是你的家了，你要是想得开，就和这儿





的病友一起锻炼,一起参加各类活动,你要是觉得还不过瘾,就帮我做事,看看哪样你能干?”

赵玉芝就愿意听欧阳月这样说。虽然两人是多年的好朋友,亲如姐妹,但她是闲不住的人,她哪能安心光当病友呢。

“所长,晚饭已经做好了,我们下去吧。”苏晓凡不知什么时候出去了,这会儿又走进来对欧阳月说。

“玉芝,咱们总算团聚了,我心里真高兴,我让他们给备了一点红酒,你一定要喝点。”

赵玉芝爽快地说:“好,喝点。”

此时的欧阳月心情特别的好,安顿好赵玉芝这是她多年的愿望,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,她的心里觉得落下了一件大事。





3

关礼荣回到学院时,办公室的祖南正在给他的“花树”浇花。

“花树”是关礼荣给冠的名,两盆绿油油的透叶莲、冬青都长得比人高,一盆刺啦啦的仙人掌,竟也长到了一般人的胸口。外面冰天雪地满眼白色,而这里却阳光明媚,绿色漫布,生气盎然。关礼荣觉得有花有人的办公室比起空荡荡的家温馨多了。

“给,我路过花店,买了两包花肥,不知好不好使?”

祖南放下浇花喷壶,一边接过关礼荣递过来的花肥,一边不解地望着她,“怎么,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?”

关礼荣笑着“哼”了一声:“我从未注意过花草有时能调节人的心情。今天我做完按摩,随便在快乐园诊所里走走,门厅里的





两盆冬青突然吸引了我，厚厚的叶子绿油油的，亮光光的，造型很美，高度和你养的这盆差不多。我很奇怪，你养的冬青天天在这儿摆着，而我怎么就视而不见，见而不‘感冒’呢？”

祖南放下喷水壶说：“这只有一种解释，说明你当时的心情不错。”

他回到办公桌前坐下，用一块新毛巾仔细擦着手上的水：“你不是不愿去私人诊所吗？”

“我听很多人说，快乐园挺适合女性病人的，我要去看看究竟怎样。我这多年的妇科病总是不好，吃药不好使，疗养不好使，身上总觉得没劲儿。”

“你见着快乐园的所长了？”祖南漫不经心地问。

关礼荣细眉一挑：“我没去见她，她要知道我是谁，怕就回不来这么早了。”

祖南拨开话题：“总的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嗯，有点意思。”关礼荣嘿嘿一笑。

她笑得怪怪的：“她们按摩不是用手，而是一种按摩器，手法也很独特，不是脚痛医脚，头痛医头，而是按穴位全身调整，做完确实挺舒服的。”

顿了一会儿，她又说：“按摩的女孩都是从护士学校挑选的，个个身材相貌姣好，且礼貌得体，难怪快乐园这么快就有了知名度。”

王滨推门进来了，他对祖南说：“处长，组织老干部春游的报告院里批下来了，让再做一个预算，再报一个详细的活动方案。”

祖南对关礼荣说：“预算你做吧，你一直管钱，费用情况熟。”



他又扭过头对王滨说：“活动方案你先拟一个，然后拿给我看看。”一件工作上的大事，两句话几秒种就布置完了。

关礼荣望着祖南摇摇头，然后有点揶揄地说：“你是不是瞎材料了，当老干部处的处长，这点活真是太轻松你了。我一直有一点不明白，去年院长候选人明明有你一个，呼声最高，可你为啥一点工作也不做，还一劲地往下出溜……到了这个地方你还能有戏吗？”

祖南笑笑，一点也没有愤愤不平，他说：“我感觉一切都挺如愿的。”

关礼荣原来一直在系里任课，但她讲课质量平平，去年学期末，她得到的业务综合评价是不合格。

春天，科系室重组，院里决定让她到老干部处任副处长。她有背景，院领导不想得罪她。

当她知道是祖南排在她头上时，竟一口答应下来，没意见。

论校牌，祖南是清华大学，关礼荣是本地大学；论资历，祖南十年前就是正处级；论能力，祖南讲课从不用教案，他发表的论文不鸣则已，一鸣就引来了英国哈佛大学的教授……他是学校知名的才子，人又极随和。

关礼荣尽管想去的地方不是老干部处，但能和祖南共处，也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安排。

只是祖南话太少，她和他在一个办公室已有一年了，她对仍是雾里看花，看不清祖南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他追求的是什么，他喜欢的是什么，他的私生活是怎样的。

她只知道，祖南的妻子80年代就被省外贸公司派驻香港办事处任职，从此再未回到内地工作。



前年，他的女儿在上海大学毕业后，也去了香港。

关礼荣曾经问过祖南：“你和她到底怎样打算？”

祖南回答很简单：“早晚得离。”

但祖南究竟是已经离婚，还是正在离婚，她也说不清。

关礼荣不再问了，反正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人生活。

这会儿，祖南低着头在细细地看着女儿刚刚寄来的一张
照片，神情很陶醉。关礼荣最熟悉他的这个动作。抽屉半开
着，他的两只胳膊搭在木沿上，神情专注的样子像正在给人做
模特。

照片上一个梳披肩发的姑娘在调皮地笑。

“妍妍真是越长越漂亮了。”关礼荣瞄了一眼，又坐回到自
己的椅子上。

她想起了一件事：“喂，我们家老杜是不是下乡时和你在一
起？”

祖南抬起头，不知关礼荣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，调侃地说：
“是，怎样？不是，又怎样？”

“那天，老杜翻照片，我看见有一张照片上的人很像你，梳
的是小平头，眼睛圆圆的，我问老杜这个人是谁，老杜说他就
是祖南啊！”

祖南不置可否，淡淡地一笑。

这张照片，祖南怎么会忘记呢。

那是当年送杜雨峰上大学时，他们三个最要好的朋友特
地走了二十多里路，在县城的照相馆里照的。

祖南手里也有同样的一张。但他从未和任何人提起过这
件事。

杜雨峰和关礼荣结婚后，祖南从未和他联系过，然而他们